



“不可忘记阶级斗争”小丛书

黑暗的旧码头

HEI'ANDE JIU MATOU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不可忘記階級鬥爭》小丛书

黑暗的旧码头

本 社 編

少年兒童出版社

告 小 讀 者

《不可忘記階級鬥爭》這套小叢書，是編給小學中年級和高年級的小讀者看的。為什麼要編這樣一套書呢？

我們新中國已經建立十六年了。十六年前，現在在小學讀書的小朋友，都還沒有出生，對新中國誕生前的舊社會是個什麼樣子，知道得很少，或者一無所知。在舊社會里，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對農民、工人進行野蠻的、殘酷的剝削和壓榨，他們用血腥的雙手霸占了農民的千萬畝良田，在千百萬農民的白骨堆上筑起了高樓大廈；他們雇用工人勞動，用盡各種毒辣的手段進行剝削，使自己變成大富翁，而勞動人民則過着苦難重重、不如牛馬的生活。同時，舊社會的反動政權，又代表剝削階級，對勞動人民進行政治上的迫害。對於過去這些階級壓迫、階級剝削，我們不能不知道，也不能忘記掉。在我們當前的新社會

里，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了的统治阶级并没有死心，他们仍想骑到劳动人民头上来。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什么叫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并学会识别牛鬼蛇神，向他们进行斗争，不懂得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就不懂得革命。这就是我们编辑这套小丛书的目的。

这套书里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每一个故事前面，都附有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物证。这套书将分成十几本出版。

在《黑暗的旧码头》这本书里，集中地揭露了解放前，帝国主义、买办资本家和封建把头对码头工人进行残酷剥削和恶毒迫害的种种事实，同时也描述了码头工人对阶级敌人所进行的坚决斗争和反抗；从这里使我们看到新旧码头的巨大变化。

编 者 一九六五年

目 录

告小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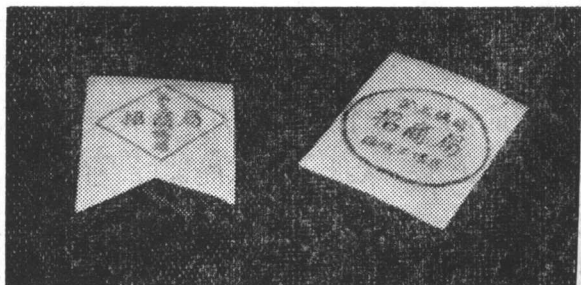
工票 1

一張請帖 10

扛棒 20

盤龙棍 30

小監牢 39



工 票

碼頭工人，是旧社会里最受人歧視、地位最低下的所謂“穷苦力”。他們成天卖的是苦力气，过的却是衣不遮体、食不充饥的悲惨生活。他們为什么穷？为什么苦？其根本原因，是他們劳动的成果，創造的財富，絕大部分被資本家和封建把头剝夺去了；而到他們手的，只是极小极小的一部分。

碼頭資本家和封建把头剝削碼頭工人的花样很多，其中常见的一种是发工票。这里說的就是关于工票的故事……

发工票

解放前，上海有个汇山碼頭。每天天还不亮，碼頭門前就拥上了一大批人，从提籃橋一直排到公平路口，足足有上千个。他們有的赤着脚，褲脚卷到膝盖以上；有的身上披一块麻袋片，头上頂一块硬板紙……他們都是苦难深重的所謂“苦力”，在这里等着領取一张进碼頭做工用的工票。

发工票，是碼頭資本家和封建把头对工人残酷剝削的一种方式。这工票有的用竹片做成，上面烙〔lào〕上几个字，就像老虎灶泡开水的筹子；有的是一张豆腐干大小的紙头，上面盖着把头的图章，就像前面照片上摄的那樣。碼頭工人从把头手里領到一张工票，就可以进碼頭做一天工，当一天牛马，最后再凭这张工票領取那一点极微少的工資；誰如果領不到工票，就只好失业回家，餓一天肚子。

过不多时候，資本家狗腿子来发工票了。这家伙站在一条高凳上，手里捏着一把工票，吆五喝六，神气活现。他那小眼睛眯成一条縫儿，用挑剔的眼



光仔細打量每一個人，不肯輕易把工票發給他們。為什麼呢？原來那時賣苦力的人很多，有的是農村逃荒來的農民，有的是長期失業的工人，他們都生活無着，掙扎在飢餓綫上。碼頭資本家和封建把头看准了這一點，每天利用發工票來壓低工人工資，又利用發工票來挑選力气最大的勞動力，以便賺更多的錢。你看，人群裡有個十六七歲的年輕人，狗腿子不屑地望了他一眼，向他揮揮手，要他趕快走開。原來狗腿子嫌他年齡小，干活

力气不足。人群里有一个下巴上长了白胡子的老年人，狗腿子大喝一声，叫他“快滚”，原来嫌他年纪大，干活不顶用。……

这样，资本家通过发工票所雇用的工人，都是些身强力壮的汉子。资本家付出的是最少的代价，得到的是最能卖力气的奴隶——这就是资本家和封建把头不厌其烦地每天早上发工票的原因。但是，无孔不入的资本家雇来了大量工人之后，还会想出更多的办法，玩弄更多的花样，最大限度地对工人进行剥削和压榨。下面说的就是一些铁的事实。

“考试”种种

有个叫吴双喜的工人，拿着工票进码头做工，背箱子，掮包子，活儿非常繁重，干了几个小时以后，他就累得呼呼喘粗气，身子像骨头散了架一样痛。他正想直直腰，缓缓气，可是忽然，从左上方飞来了一只麻袋包子，猛力往他身上压下去。这麻袋包子装的都是黄豆，足足有二百多斤重，他哪里招架得住啊，一下子被压倒在地上了。他一倒地，旁边那些横

眉怒目的封建把头和爪牙，轰然大笑起来，說：“烂洋筋，你也想吃碼頭飯？滾！滾！”硬是把他赶出碼頭大門。已經干了的几个小时也是白干，資本家一个錢也不給他。

原来，这黄豆包子是碼頭資本家和封建把头布置爪牙向他攢来的。那时候，初上碼頭的新工人，都必须經受这样的“考試”。你如果对攢来的沉重的包子承受住了，就算“考試”及格，否則就被收去工票，赶出碼頭大門。

“考試”过后，資本家和封建把头还要采取另外一些恶毒办法，借故扣发工人工資。办法之一是“調工票”。什么叫“調工票”呢？就是：开头，工人拿的是白色工票，干了两三小时后，把头跑来把工人的



工票换成黄色，白色的作废。再过一会儿，把头又来把工票换成蓝色，黄色的又作废。再过一会儿，又换成綠色，蓝色的也要作废，……誰如果沒有及时調換工票，那么就只好自认倒霉，不要指望得到分文工資！有一天，天气很热，工人黃連生干了大半天，沒有喝到一口水。原来碼頭資本家是不供应开水的。他渴得实在忍受不住了，就跑到黃浦江边喝几口江水止止渴，哪料到跑回来时，封建把头已来調換了工票，他拿的工票因此作废。他好說歹說，資本家和封建把头还是拒絕发給他工資。

碼頭資本家和封建把头还常常“賴帳”，簡直到了穷凶极恶的程度：

也是大热天，工人吳双喜干活时，下身只穿了一条短褲，上身赤着膊，工票沒有适合的地方放：攥〔zuàn〕在手里吧，干活不方便；夹在耳朵上吧，来陣风就吹掉了；什么地方存一下吧，这里四处是曠野，連个存放的地方也沒有。后来他想了个办法，把工票塞进褲腰里，用带子扎住。

問題就出在这里：天气热，活又重，吳双喜干了

一会儿就汗流浹背，渾身是水，夾在褲腰里的工票，当然也被汗水濕透了。而这工票的用紙十分“蹩脚”，叫汗水一濕，馬上变得皺皺巴巴，不成樣子。但是尽管它不成樣子，总还是張工票啊！吳双喜小心地把它放在手心上平一平，拿着去領工資，誰知封建把头翻臉不認帳，說什麼这工票是“假的”，硬是克扣了他这一天的工資！

二八拆帳

在碼頭上，工人們一看到工票，就自然想到“二八拆帳”。所謂“二八拆帳”，就是說，工人劳动成果的八成以上，都被碼頭資本家拿去。如：裝卸一吨生鐵是二元，資本家独吞一元三角七分；裝卸一桶烟叶是三元七角，資本家要独吞三元三角二分；裝卸一件小雜貨是一角四分，資本家要独吞一角一分……資本家吞去了八成，剩下的二成还要先給把头們分。把头也是非常凶惡的，家里的水電費，都要攤在工人們的头上，由工人們分担。有一个把头更为毒辣，他養了一只哈巴狗，这狗每天要吃两三斤牛肉，錢从何处

来呢？把头灵机一动，說这狗成天在碼頭上“巡邏”，能抵上两个碼頭工人的“劳动”，因此要在工人們头上取得两份工資。如此花样百出，东扣西摊，真正到工人手里的工資，实在少得可怜了！有的工人干了一天，拿的工資只能买一碗阳春面。有时封建把头干脆把工人工資全部扣下，到发工資时，拿出几根香烟給工人作为“工資”。有一次，有个叫杨长福的工人，累死累活地干了一天，来回跑了几十里路，光草鞋就穿破三双。每双价五分，合計一角五分；另外他还向大餅摊賒〔shē〕了二角五分錢的大餅，作为吃食。这样总共花了四角。可是到領工資时，把头只发給他两角四分。你想想，这怎么能够維持生活呢！所以碼頭工人們領到了工票，干了一天牛马活，过的也仍旧是吃不飽穿不暖的悲惨生活。

那时碼頭上流传着这样几首歌謠，描述碼頭工人的苦难生活：

吃的是——

背了包子上了岸，

不吃菜皮豆渣就討飯。

穿的是——

头戴“开花帽”(破草帽)，

身穿“八卦衣”(破衣裳)，

脚踏“金絲鞋”(破草鞋)。

住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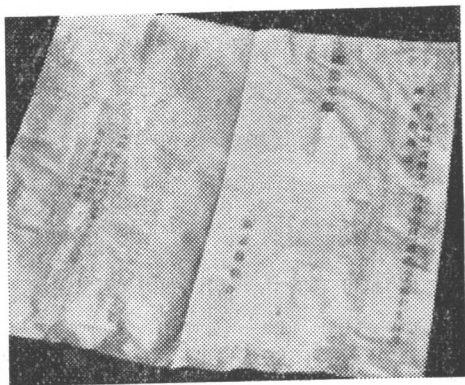
青天是我的屋，

下面鋪的是自己的背脊骨(睡露天)。

解放以后，碼頭工人翻了身，成为国家固定工人，有了固定收入。现在，碼頭工人身上帶着的再也不是那受尽屈辱的工票，而是印着鮮紅色方体字的“服务証”。解放后第一次发服务証时，碼頭上张灯結彩，鑼鼓喧天，碼頭工人以无比的喜悅心情欢庆自己的新生。有多少碼頭工人拿到服务証时，看着它，流下了幸福的眼泪！有的工人更禁不住拿出保存多年的、浸透着工人苦难生活的工票，沉重地說：“我們的今天是党和毛主席帶來的，我們永远不能忘記苦难的过去！”

律 人 編写

范生福 插图



一 张 請 帖

照片上摄的，是碼頭資本家和封建把头發給工人的一張請帖〔tiě〕。小朋友一定會奇怪地問：“什麼，資本家和封建把头還發請帖給工人，這可能嗎？”必須說明白：這不是一張平常的請帖，而是資本家和封建把头壓榨勒索工人的一種惡毒手法。在這裡，多少碼頭工人被弄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啊！

下面寫的就是關於一張請帖的故事……

解放前，公和祥碼頭是被英國人霸占着，英國老板和中國買辦資本家將裝卸業務包給大包工頭張志發。他們將碼頭工人一顆汗珠摔八瓣、累死累活進行裝卸所得工資的大部分都剝削去了，將很少一部分發給工人。可是這班豺狼心毒手狠，就連工人到手的那一點點錢，也總要想方設法搶過去，裝進自己腰包里。大包工頭張志發時常對他手下的嘍羅打手們說：“榨！榨！榨！就是骨頭，我也要榨它三兩油出來！”有多少工人被他們敲骨吸髓，弄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啊！

在種種剝削手法中，張志發最常用的、同時也是最毒辣的一種是發請帖。

一九四七年冬天，由於國民黨瘋狂發動內戰，物價飛漲，早晨能買一升米的錢，到傍晚就只能買一只大餅。工人們的生活苦極了。越是這樣，張志發就越是对工人們壓迫剝削得厲害。本來應該當天發的工錢，他推說現鈔緊，改成三天一發。捱到發工資時，工人們要迎着寒風，縮着脖子，在帳房間外面的小窗口前面排成一行長長的隊伍，一個挨一個等待

領錢。

碼頭老工人李四君，家里有妻子和三個孩子，連自己一共五張嘴，都靠他一根扛棒兩個肩膀賣力氣掙錢糊口，自然無法养活。沒辦法，妻子每天天不亮就提着個破籃子到菜場去拾爛菜叶子，小孩子每天提個破罐等在飯店門口討吃剩的泔〔gān〕腳。就這樣一家老小還是常常吃了上頓沒下頓，有時候接連幾天揭不開鍋。

這天李四君領了工錢。生怕被人搶去似的一口氣奔到家里。這個家只是一個又小又矮的草棚棚，人走進去連頭也抬不起來，里面除了一張斷了腿的破方桌、幾塊板凳、一口破鍋以外，什麼也沒有。爛泥地上鋪着一攤爛稻草，他們一家就睡在這上面。這時妻子和孩子都在眼巴巴地等着他。一見他進來，孩子們都一齊歡叫着撲上去，大的拉住他的胳膊，小的撲在他的懷里。妻子顫聲問他：“孩子他爹，錢拿着了嗎？”

“拿着了，拿着了。”他小心地從腰里拿出那一點鈔票，雙手捏着，氣憤地說：“狗日的資本家和把頭真

心狠啊，咱拚死拚活干了几天，流了那么多汗，就得这几个錢。嘻！”

孩子們哭叫着：“爹，我餓！餓！”李四君知道孩子們一天沒有吃东西了，怎么不餓呢！他看看手里那一点点錢，叹口气說：“唉！別哭，我买点吃的去！”

他拿起一只破淘籬正要出去，忽听草棚外响起一陣脚步声，随即门被推开了，门外出现一个身穿黑短大衣的麻脸汉子，身后跟着两个打手。这麻脸汉是张志发的帮凶三把头麻皮阿六。李四君心想，夜猫子上门沒得好事，他来干啥？胸口不禁扑通扑通跳个不停。麻皮阿六咧开嘴笑了一下說：“老四，这个月初十是咱們大爷（指张志发）五十大寿，呶，这是請帖，嘻嘻！到时候去喝杯酒吧。”說罢从口袋里摸



出一张大紅請帖递了过来。

李四君不由得渾身一抖，淘籬“啪”一声掉在地上。他手縮着，不肯去接，說：“謝謝！我，我……”麻皮阿六眼一瞪，提高嗓門說：“我什么，快拿去啊，我还要到別处去呢！”說完，麻皮阿六走上一步，抓起他的手，把請帖硬塞在他手里，轉身揚長而去。李四君呆立着，怔怔地看着手里的請帖。妻子和孩子們都一齐围上来，两个小点的孩子忍不住嗚嗚哭了起来。

說到这里，小朋友也許会問：发請帖請吃寿酒不是好事嗎？其实，請喝寿酒是假的，从来沒有哪一个工人喝过张志发的一口酒；借机敲榨勒索、强迫工人送禮是真的。就在半个月前，张志发借口他已經死了二十年的老子七十五岁生日做阴寿，給工人們发了一次請帖，强迫工人送禮。有的人不肯送禮就被赶出碼頭，敲掉飯碗。那次李四君也接到了請帖，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得咬着牙将一家老小的几件破棉袄拿去当了，直到现在還沒錢贖出来。可是想不到眼下又送来了請帖……

李四君捏着那血紅色的請帖，呆呆地望着它。怎

么办呢？用刚领来的一点钱去送礼吧，一家老小吃什么啊！他再看看皮包骨头的孩子，禁不住一阵心酸，忽然，他霍地转过身去，奔出门外，借着路旁电线杆上昏黄的灯光，看见麻皮阿六正在挨家挨户发帖子。他奔过去，抓住麻皮阿六的手说：“上回为了送礼，我一家老小棉衣到现在还在当铺里呢，这回……”麻皮阿六眼一瞪，说道：“唏，又是你小子穷罗嗦。妈的，大爷瞧得起你，发给你帖子，你好不識抬举。去！去！去！”一把将他推开了，领着打手哼着小调儿一摇一晃地走了。李四君真是气愤极了，忍不住骂道：“这是啥世道啊，咱们做牛做马，你们七刮八扣，咱们好容易得了这几个钱，你们还不让拿。”这当儿旁边早围上一群工人。工人夏小四子说：“妈的，张志发这小子太黑心啦，克扣咱们的钱不算，三天两头就发这刮钱帖子。”另一个老工人接口说：“他狗日的是存心不让咱们活。叫咱拿啥送礼啊！”李四君手里紧捏着帖子，心一横，高声说：“他娘的，一只羊也是赶，二只羊也是放，横竖死活一个样。这个礼咱是不送啦！”说罢回头就走。后面几个人也齐声嚷着：



“不送，不送，咱也不送！”

李四君橫着心，咬着牙，到大餅鋪里將三天的工錢買了几只大餅，又買了几斤又黃又粗的六谷粉，用搭肩布包着，回到家里，往桌上一放說：“來，大家吃！”飢餓的孩子們一擁而上，拿着大餅狼吞虎咽地吃起來。唯有妻子坐在一邊動也不動，眼里噙着淚花。他知道她的心情，遞給她一只大餅，說：“吃啊！”她搖搖頭，凝視着他捏在手里的請帖，說：“孩子他爹，趕明兒……”她說不下去了。李四君不由得沉重地嘆了一口氣說：“唉！船到橋頭自會直，到哪儿說哪儿話，反正這日子是過不下去啦！”

这一夜李四君躺在那冰凉的烂草地上，一直没有合眼。他知道，这事儿传到恶霸包工头张志发耳朵里，是不会饶过他的。第二天天不亮，他提着扛棒，怀着惶惑不安的心情来到码头上。他以为麻皮阿六和打手们一定会找他的麻烦，可是整整一天平平安安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第二天，仍然如此。

第三天，仍然如此。

他疑惑了，这是可能的吗？呵，不可能！无数沉痛的事实告诉他，恶霸把头张志发决不会轻易放他过去。那么等待着他的又是什么呢？

好容易捱过了这一天。放工了，又该领工资了，他随着满身汗渍的人们向帐房间的小窗洞走去，排成一列长队。队伍一点点缩短，快临到自己了，不知为啥，他觉得两边打手的眼睛都瞅着自己，一个个眼里都放射出一股要吃人的凶光。他的额上不由得渗出一片冰冷的汗珠。

“下一个，李四君！”只听得小窗洞里发出了干瘪的声音。李四君连忙跨前一步，报出自己的名字。

“哼，”窗口里的那个家伙瞅了他一眼說，“你的錢沒啦。”

“为……为啥？”他脑子里“轰”一响，急得双手扒住窗洞。

“給大爷作寿礼。”

“你，你們这是——”他叫起来，“送礼也得人家自愿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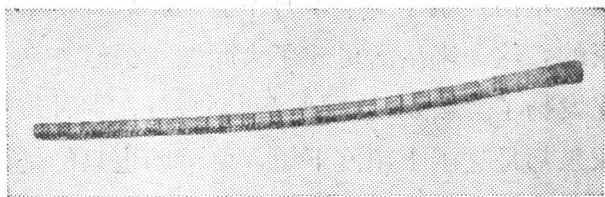
“嘿嘿嘿，自愿？”話一出口，只听背后发出一陣冷笑。掉头一看，啊！是麻皮阿六。“嘿，大爷給你送了帖子，你不賞脸，还煽动大伙儿拆大爷的台。你小子长了六个脑袋？好大的胆子哟！”說完，猛地将他推倒在地上。一伙手持皮鞭、鉄棍的打手一涌而上，頃刻間棍鞭齐下，他哪能招架得住，不一会儿就滿身鮮血躺在地不能动弹了。工人們一个个都咬牙切齿，有几个青年工人勇敢地挺身而出，将李四君救了下来。麻皮阿六看看打得差不多了，悻[xìng]悻地威吓說：“小子們瞧着，这是給你們做个样儿，往后大爷发帖子，誰个还敢調皮搗蛋，哼，瞧吧！”說完带着打手呼嘯而去。

李四君被伙伴們送到家里，头，手，脚，許多地方都受了重伤，躺了半个多月不能动弹。日子本来就够紧的，这一来生活更成了大問題。虽然許多工人弟兄发扬了阶级友爱精神，帮助他，可在那时每个工人家里都是吃了上頓沒下頓，要帮助也只能是微小的。再說李四君也不忍心让別人餓着肚子来接济他。沒法子，他妻子咬着牙将最大的女儿卖给人家做了头，換了点錢替他医病治伤，同时維持一家人的生活。另一个最小的孩子不久因为疾病和饥饿死掉了。李四君真恨得咬牙切齿，他不由得捏着那鮮紅的請帖呼天喊地地說道：“他媽的！这算是什么世道呀。資本家、把头真是吃人不吐骨头呵！”

說得对！資本家和封建把头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他們就是这样以劳动人民的失业、破产、饥饿、死亡来积聚他們的万貫家財，用劳动人民的血和泪来換取他們的奢侈生活！

洪 波 編写

韓 敏 插图



扛 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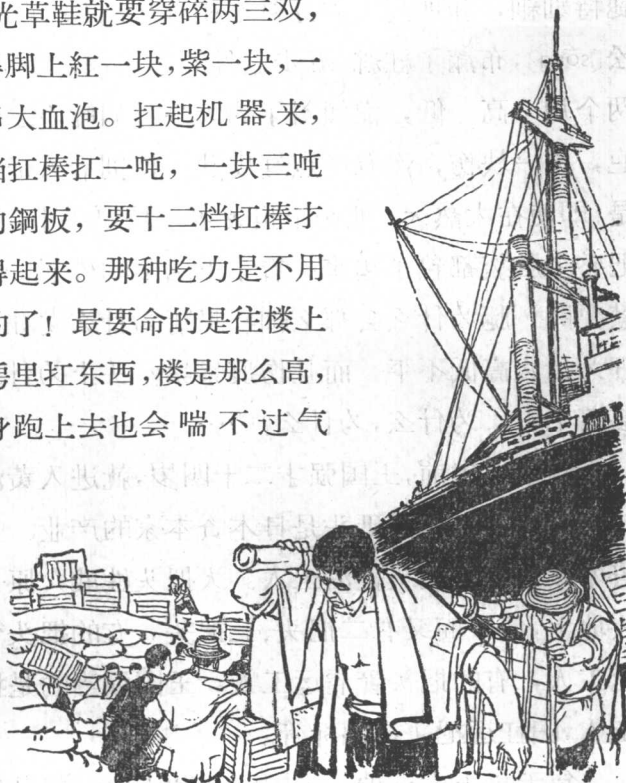
解放前，一說到碼頭工人，人們就會想到扛棒；一說到扛棒，人們就會想到碼頭工人那牛馬不如的、沉重的勞動生活。是的，扛棒是當時壓在碼頭工人身上的一塊石頭，是碼頭資本家和封建把頭逼迫工人做牛做馬，為他們賣命的鐵證。現在讓我們通過一根扛棒，通過一個碼頭工人的遭遇，看看碼頭資本家、封建把頭的罪惡和碼頭工人的苦難……

上海港碼頭有个退休老工人，名叫王国强，今年七十多岁了，乍一看来，他身材高大，体格魁梧；但你如果仔細朝他身上看看，就会发现他渾身是病：两条腿特別細，和他高大的身材不相称；两眼惺〔xīng〕忪〔sōng〕，布满了紅絲，五步之外的东西他看不清楚；两个肩一高一低，像傾斜了的天平；肩胛上东一个疤，西一块伤，沒有一点好皮肤。特別令人奇怪的是：即使在大热天，他头上也要裹一块厚毛巾，几乎把整个脑袋都包了起来。看了王国强的外形，你不禁要問：腿为什么会那么細？眼睛为什么发紅？肩胛为什么高低不平，而且伤痕累累？头上为什么要裹着毛巾？为什么，为什么？……

四十多年前，王国强才二十四岁，就进入黃浦碼頭当工人了。黃浦碼頭是日本資本家的产业。日本資本家用封建把头統治工人。大把头姓戚，原是个大地主，他下面又有二把头、三把头。有的把头管扛运工人，有的把头管肩运工人。王国强当的是扛运工人，归扛运把头杨德标管。

每天早上六点钟，王国强就和大伙一起开始了

牛马生活，封建把头一会儿叫他们把岸上的货扛到船上，一会儿要他们把船上的货扛到岸上，扛来扛去，没有片刻休息。路不好走，七高八低，一工干下来，光草鞋就要穿碎两三双，磨得脚上红一块，紫一块，一串串大血泡。扛起机器来，四档扛棒扛一吨，一块三吨重的钢板，要十二档扛棒才扛得起来。那种吃力是不用说的了！最要命的是往楼上库房里扛东西，楼是那么高，空身跑上去也会喘不过气



来，扛着五六百斤重的貨，走一百多級扶梯，真是一步一滴汗，一步一滴血啊！……扛貨物的时候，工人们打着号子：“哎哟嗨，哎哟嗨……”号子喊得震天响，扛棒压得吱吱叫。当时在碼頭工人当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謠：

扛棒像弯弓，
号子像洪钟；
干的十分活，
拿的三分工（工錢）。……

一天，王国强和一个叫江七的工人一起干活。这江七，在資本家和封建把头的层层盘剥下，經常吃不飽飯，因此他人很虛弱，但是为了不致餓死，他不得不硬撑着身子干活。快到下工的时候，他累得几乎倒在地上，可这时候，可恶的資本家指使封建把头来“打号头”了。

啥叫“打号头”呢？“打号头”就是一个个点名字，叫你去干重活：有时叫你去扛五六百斤重的咸鱼桶，有时又叫你去扛七八百斤重的漂布和檀香。……誰扛不动就被一脚踢开，一天的活算是白干。

这时只听把头劈头喊道：

“江七，扛！”

把头指着一个六七百斤重的大包子，硬要江七把它扛走。江七把扛棒搁上肩，一用劲，突然“咕嘟”吐出了一大口鲜血。他赶紧把扛棒放下，但是血还是不止地吐出来，地上淌了一大滩，把根扛棒几乎染成红色。那封建把头贼眼一瞪，恶狠狠地骂道：“扛不动，滚开！”

江七知道，“滚开”的意思，就是要扣除他这一天的工资。江七是个犟〔jiàng〕性子，他想：叫我滚开，把我的工资扣下，装进你的腰包里去？哼，没那种便宜事！就说：“我扛得动！扛得动！你别欺负人……”

说罢，抹抹嘴角上的血迹，硬是把几百斤重的东西扛起来。可是走了没几步，他身子晃动一下，头上冒出冷汗，脸色变得煞白，摔倒在地上了。王国强见状，一个箭步窜上去，把他扶起，伙伴们也一拥围了上去，向封建把头评理。封建把头见人多势众，夹着尾巴走了。

王国强和工人兄弟们把江七送回家里。江七又



气又恨，一病不起。有一天，王国强去看他，他知道自己不行了，含着眼泪对老王说：“老弟，码头饭可不是好吃的啊！资本家和封建把头这批豺狼到处横行霸道，你要小心啊！”说完就咽气了。

说得对啊！资本家和封建把头占有的码头，是个专门噬杀穷人的地方！但是在那个社会里，穷苦力哪有别的路可走啊！王国强不到码头上卖苦力气，怎么活命呢！

王国强继续在码头上当扛运工人。又是这样：

每天早上六时开始上工，扛五六百斤重的咸鱼桶，或者扛七八百斤重的漂布和檀香。过不多少时候，封建把头又要来“打号头”了，他們又要像江七一样，遭受百般折磨……这样，他天天扛，月月扛，年年扛；扛啊！扛啊！扛个不停。想想看，人是肉做的，像碗口那样粗的扛棒不停地在肩上磨，就是石头也要磨穿啊，更不要說是皮肉了！因此王国强的肩膀經常磨破，肿得像饅头那么高。磨破了，又沒錢医，第二天再扛时，脓血直冒。沒有办法，王国强只好撒上点香灰，或者貼上张豆腐衣，堵一堵伤口。这样日积月累，王国强肩膀压斜了，两条腿也被压得弯曲不直，并且变得特別纤细。……

那么，王国强的眼睛为什么会发紅呢？原来那时候，碼頭工人干活的时间长达十三四个钟头，如果遇到班輪，資本家和封建把头对工人說声“連一連”，工人們就得連着干下去，有时連着干一天一夜，有时連着干两天两夜……

一天，碼头上来了一条船，往下卸煤。白天沒有干完，資本家逼着工人晚上連着干。但是資本家只

知賺錢，連電燈也不肯裝一只。几只用作照明的煤油燈，散發着微弱的、綠色的火光，半明半暗，一丈以外的東西就看不清楚。工人們只好摸黑干活。



有个工人叫林宝奎，跟王国强搭档扛煤。他

們來到船上，把簍里的煤裝得滿滿的，往岸上扛。他倆都已干了一整天了，肚子餓，身體乏，兩腿酸軟，神志恍惚。走到岸邊上，林寶奎一腳踏空，“扑通”一聲翻落江里去了。王國强大吃一驚，慌忙跳進水里搭救，但是夜色茫茫，只覺江水滾滾而流，不見林寶奎的影子。忽然左邊有個黑乎乎的東西閃現一下，王

国强使出全身力气扑过去，用力抓住。但是抓住的不是林宝奎，而是和林宝奎一起落入江里的扛棒！林宝奎呢，被无情的江水吞没了！

王国强拖着这根湿淋淋的扛棒爬上岸来，看着它，不由泪水盈眶，他悲痛，他愤怒，他的心胸里燃起了无比的仇恨之火！他要以最强烈的声音向人们控诉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的罪恶……

王国强的眼睛，本来就因劳累和熬夜而布满血丝，现在，在这种无法压抑的悲愤情绪下，愈加变得红通通，叫凄厉的江风一吹，再也睁不开了。这样，一下子震动了他的神经，他只觉得头脑子隐隐作痛，煞是难受，赶紧用块毛巾捂住。但是病根已经种下了。以后几年中，他的眼睛时常发痛，但是无钱医治。这就是他眼睛一直发红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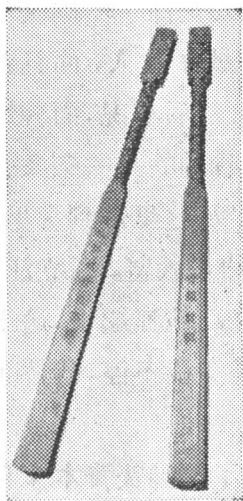
看！王国强在码头上干了几十年，落得了这样一身病：头痛，眼红，肩伤，腿变形。这是资本家和封建把头残酷剥削压榨所造成的，是万恶的旧社会所带给他的终身之病！

现在，解放以后的碼頭大大变样了。碼頭工人不但在政治上、經濟上翻了身，成了主人，而且在劳动条件方面也摆脱了过去笨重、落后状况，面貌焕然一新。现在当你走进碼頭时，看到的是一条条长龙似的皮带机，把乌黑乌黑的煤炭从这里带到那里；还会看到一座座高大的起重机，伸长鉄臂，矗立江畔，十几吨重的沉重貨物，它可以輕巧地抓起来，送上送下。碼頭上的汽车、拖头车更是穿梭不停，代替了沉重的人力搬运。

万恶的旧社会一去不复返了，碼頭資本家和封建把头压迫摧残工人的时代也从此告了終。现在，照片上的扛棒——它作为一个无可辯駁的証据，被送进了展览館，不时地向人們控訴旧社会和碼頭資本家的罪恶……

律 人 編写

丁純一 插图



盘 龙 棍

照片上的这两根棍子，叫作“盘龙棍”，上面刻着八个大字：“违犯帮规，打死不论”！

码头工人除了在经济上遭受资本家和封建把头层层剥削之外，在肉体上还经常受到种种的折磨和摧残，盘龙棍就是资本家和封建把头专门用来毒打工人的一种刑具。在这上面，凝结着多少码头工人的怒火和仇恨，鲜血和眼泪……

“一座山头一只虎，一个碼頭一个霸。”这是解放前流传在碼頭工人中的两句順口溜，形容封建恶霸把头霸占碼頭的情况。

解放前，上海黄浦江苏州河两岸二百六十多个大小碼頭，分別由二百六十多个封建把头把持着。就像古代的奴隶主占有奴隶一样，他們每人手下都占有一批为他們卖命的碼頭工人。人数多則上千，少則几百。为了統治和迫害工人，他們豢〔huàn〕养着一批打手、爪牙，还組織了无数封建帮派迷信組織，什么青帮、洪帮、十二股党、三十六股党、薄刀党……等等，强迫工人参加，不参加的就被赶出碼頭，敲掉飯碗。工人明知是火坑，也不得不咬着牙往里跳。在这些碼頭上，恶霸把头自立王法，自备刑具，私設监牢、刑房，对工人任意加以毒打杀害，盘龙棍就是青帮把头用来毒打工人的一种刑具。

这根棍子下扁上圓，长三尺六寸，厚一寸二分，用枣木做成，质地坚硬。外面涂着紅漆，头上画着巨龙，龙口內刻有“欽賜”二字。棍子正面写着“护法盘龙棍”，背面写着“违犯帮规，打死不論”。

恶霸把头动不动就說工人犯了“家法”、“帮规”，用这根棍子給以拷打。更恶毒的是，打了以后，还要欺騙吓唬工人，說什么这根棍子是乾〔qián〕隆皇帝賜下来的（所以龙口里有“欽賜”二字）。其实，誰都知道这是弥〔mí〕天大謊。

那么小朋友一定要問：遭受盘龙棍毒打的工人，究竟犯了什么样的“法”和“规”呢？回答是什么法和规也沒有犯，真正犯法的是那些持有盘龙棍的人——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霸把头！

现在就讓我們看看发生在上海浦东同春福碼頭（现改名张家浜碼頭）上的一件悲慘的故事吧！

那时这碼頭上的恶霸把头名叫郭炳萱〔xuān〕，是个出名的青帮头子。他强占了同春福碼头的装卸业务之后，不但騎在工人头上，对工人施加政治迫害，而且在經濟上也对工人进行直接的剝削，就像嗜血成性的資本家一样。工人辛辛苦苦干了一天，劳动成果大部分給郭炳萱剝削去了，真正到工人手的錢只能买几只大餅。没办法，有的工人就靠拾垃圾、檢煤渣过日子。可是黑心肠的封建把头連这一点也



不肯放过。有一年冬天，一个名叫张殿和的老工人，冒着刺骨严寒，好不容易在江边上捡了一篮子二煤（煤渣），想拿去卖掉换点钱，买只大饼填填饿痛了的肚子，谁知给郭炳萱这恶霸看到了，硬要张殿和把二煤交出来。张殿和不肯。郭炳萱大喝一声，说：“混蛋！你敢不听老子的话！”

张殿和看着这个平日无恶不作的恶霸把头，只觉得肚子里有股怒火往上冒：是他，残害了多少工人兄弟！是他，剥削得工人兄弟吃不饱肚子，穿不上衣服，住不上房屋，多少工人饿死、冻死！今天我张殿和捡了点煤渣——这煤渣是船上烧剩后倒掉的，谁

都可以去撿，你郭炳萱凭什么欺負人呢？于是张殿和說：“这是废物，誰撿到就是誰的。为什么要交出来呢！”

“啊！你敢不服？”恶霸把头火冒十丈，手往后一揮，四五个歪戴帽子、高卷袖口的打手一拥而上，夺下张殿和手里的破籃子，如狼似虎地将他捉住，不管三七二十一，将张殿和死拖硬拉帶到“香堂”。

小朋友要問：这“香堂”又是什么地方？其实这也是一間普通的屋子，不过里面摆着香案，香案上摆着香炉、蜡烛台什么的。案桌的那一头还摆着盘龙棍。这里是恶霸把头专门用来拷打工人的地方。

当时恶霸把头郭炳萱在案桌边的一张太师椅上坐定，身后一左一右站着两个爪牙。左边那家伙身穿长袍，头戴瓜皮帽，瘦得像猢[hū]猻[sūn]。他是恶霸把头郭炳萱的“文挡手”，工人喊他“狗头軍师”；右边那家伙身穿一套黑短衫褲，腰間束一条銅头宽皮带，挺着个大肚子，露着胸口，胸口上长着一丛丛黑毛。他是恶霸把头郭炳萱的“武挡手”，工人們喊他“大块头”。郭炳萱高喊一声：

“带进来！”

打手們应声将张殿和推了进来，揪跪在地上。郭炳萱为了杀鸡吓猴，显示自己的威风，以便逼迫工人俯首貼耳給他做奴隶，还命令打手将碼頭上的工人都赶来看。郭炳萱恶狠狠地問张殿和：

“媽的！你敢頂撞老子，你晓得犯了什么法嗎？”

张殿和不服地高声叫着說：

“我沒有犯法！我沒有犯法！”

围在门外的工人有的知道是怎么回事，悄悄地小声議論着，咒罵恶霸把头郭炳萱不是人养的，該千刀万剐。

“我辛辛苦苦在江边上撿了点煤渣，一不偷，二不搶，你說說犯了什么法啊？”张殿和大声憤怒地叫着，几个打手死命按住他。

恶霸把头郭炳萱知道再說下去对他沒有有什么好处，慌忙說道：

“好小子！不让你尝尝盘龙棍的滋味，你不晓得老子的厉害！”大喝一声：“打！”瘦獼猴“狗头軍师”，立刻从香案上拿起盘龙棍，像念符咒一样哼哼呀呀

地念道：“家法森严鬼神惊，乾隆欽賜棍一根，誰人如把帮规犯，不論老少照样行——打！”

“大块头”脱掉衣服，打赤膊，甩胳膊蹬腿地接过盘龙棍，“呸——呸”往手巴掌心里吐了两口唾沫。这时捉住张殿和的几个打手，早已把他脸朝下按倒在地上，尽管张殿和怎么挣扎反抗，可终究寡〔guǎ〕不敌众。周围的工人都愤怒地帮着张殿和向恶霸把头评理，却被打手关在门外，不得进门。“大块头”高高地举起盘龙棍，往张殿和屁股上“噼噼啪啪”地砸了下来。

打一下，恶霸把头郭炳萱问一声：

“媽的！你服不服？”

“不服！”张殿和坚决地回答。

“媽的！再狠狠地打！”

一下、两下、三下……很快，张殿和的屁股就被打得皮开肉綻〔zhàn〕，鲜血直流，不一会就昏过去了。

恶霸把头郭炳萱“呸”了一口，叫打手将昏死的张殿和丢到门外。几个老工人含着泪将张殿和抬回家，沒有药，就用香灰和着豆油涂在他身上，然而，因



为伤势过重，加上张殿和年老体衰，不久他就含恨死去了。临死前他还高声叫着：

“我没有犯法，我没有犯法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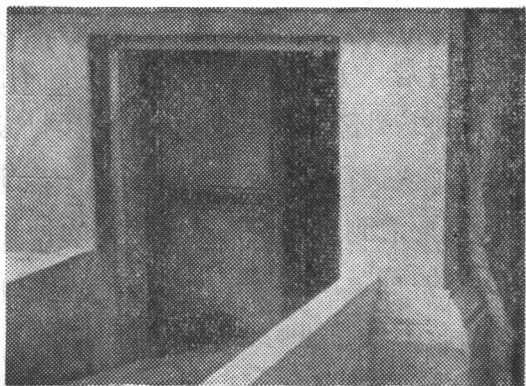
是的，他没有犯法，可是他就这样活活地被把头用盘龙棍打死了。然而，要知道，被盘龙棍打得皮开肉绽或者被打死的决不止张殿和一个人！遭受盘龙棍摧残的也决不单是同春福码头的工人，在苏州河码头边上，也常常发生一些悲惨的事件。

苏州河码头上的封建把头叫夏金山，外号“包工头总司令”，也是青帮头子。这家伙先后做过日本鬼子的汉奸和国民党的特务，平常在码头上无恶不作，

打死打伤过无数碼頭工人。一九四七年夏天，他为了搶夺四行倉庫的装卸业务，强迫手下的工人替他卖命，去打架搶碼頭。但是工人们都知道夏金山手段凶狠恶辣，不愿意为他送命。夏金山大为恼火，决定拿一个人来开刀，他命令手下将一个名叫王小毛的工人抓住，用盘龙棍朝他屁股狠狠砸了三十下，直打得王小毛身上血肉模糊。这还不算，恶毒的夏金山还叫打手在他伤口上撒了盐，直痛得王小毛满地乱滚。想想吧，这該是多么狠毒残酷啊！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了，郭炳萱、夏金山和无数恶霸把头都先后受到人民政府的镇压和制裁，千百年来被官僚资本家和封建把头踩在脚下的碼頭工人都扬眉吐气，挺起腰板，成为碼頭的主人。如今这根盘龙棍也被作为官僚资本家和封建把头迫害碼頭工人的罪証，送进了展览馆。一些老工人看见它，还不由得怒从心起。他们指着那黑紅的颜色說：“这上面涂的不是紅漆，而是咱們碼頭工人的鮮血啊！”

洪 波 編写 范生福 插图



小 监 牢

旧社会里的码头工人是苦难深重的，同时旧社会里的码头工人也是最富有反抗和斗争精神的。就像拍皮球：拍得愈重，跳得愈高。同样道理：压迫愈重，斗争愈烈。照片上的这个小监牢，既沾染着码头工人洒下的血泪，也记录着码头工人向码头资本家和封建把头展开斗争的事迹，它告诉我们码头工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历史……

解放前，位于浦东白蓮涇口的一座碼頭，是由美帝国主义霸占着。美国資本家和包工头們不但在經濟上对工人进行残酷剝削，而且更恶毒的是設置了小监牢，对工人进行血腥迫害。工人每天下班走出碼頭大门，都要遭到資本家狗腿子严密的抄身，如果抄出他們认为“可疑”的东西，先是給以毒打，再往小监牢里一关。工人們連喝水、大小便、休息……也不行，也要被无理关押起来。不管誰被关进小监牢，必須立即觅〔mì〕保繳款。如果找不到保人，繳不起款，就会被扣上个什么帽子，押往伪警察局里。因此，小监牢实际上变成了資本家的搖錢树。

1946年春天，有个姓丁的老工人被关进小监牢，家里人把东西卖尽当光，才筹到款項，把他救出，但人已折磨得不成样子，出来后到碼头上扛鉄板时，脚軟力亏，头晕目眩，一个踉蹌栽进江里淹死了。

工人們在資本家残酷的剝削和无情的迫害下，个个透不过气来，这一幕惨剧，更給工人們以很大的震动。再加物价一日数涨，工人們如牛似马地劳动一天，拿到的工資还买不到五斤米。而碼頭資本家

仅仅在复业后的六个月中，就从工人身上榨取了十几万美元。大包工头賈柏馨(xīn)每天从工人身上刮去的錢合五千多斤大米。工人們眼望着脑滿肠肥的資本家和包工头，再看看骨瘦如柴的妻儿老小，內心的仇恨之火不禁燃烧起来。这时候，碼頭上的中共地下黨員老孔、老陈、小王等人，根据党組織的指示，利用国民党反动派在各行各业成立黃色工会的时机，“合法”地組織了由地下党掌握的工会，把工人們团結在工会的周围，准备向敌人展开斗争。

那时，蔣介石正在积极准备发动反人民的內战，美援軍事物資源源而来，从这个碼頭上卸貨。拖延敌人的軍运，是碼頭工人反內战的重要斗争手段之一。以老孔为首的地下党組織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以工会名义，发动了反剝削反迫害的罢工斗争。

这天，碼頭上停泊了两艘美国大輪船，急着卸貨。工人一边慢吞吞地干着活，一边派出工会主任小高和老陈、小王等几个代表，到写字間找大包工头賈柏馨进行說理斗争。賈柏馨透过玻璃窗看到工人們干活的样子已大为恼火，一眼瞥见小高他們进来，

便板起脸冷冷地問：“你們不去扛包子，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小高忍着气說：“賈老板！过年以后物价翻了几翻，可工人的工資还是老样子。一个人的肚子都填不飽，养家糊口就更困难。碼頭工人也是人，凭什么动不动就关押、罰款？今天找賈老板，第一，要求增加工資；第二，不准打人罵人关押人；第三，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說話和为工人謀福利的权力。”

賈柏馨一听立刻沉下脸說：“加工資？我是怎么来怎么去，你們找我，我找誰？关押人，那是工人犯了碼頭上的规矩。你們进碼頭做工是两相情愿，愿干就干，不干就算，哪来这么多罗嗦！”

小高刚要发作，老陈搶上去朝賈柏馨說：“話說在前头，条件答应不答应由你，可工人們得不到答复罢了工，我們工会可挡不住。”

“罢工？哈哈，倒要領教領教。”賈柏馨奸笑着，扭头走开了。

第二天早晨，工人們照旧进入碼頭，可是沒有一個人再干活。他們放下扛棒、绳子，拿下搭肩布，在



碼頭上席地而坐，開始
罷工了。

美國資本家和包工
頭一看工人罷了工，手
忙腳亂地指派一群狗腿

子來到工人跟前，想逼迫工人上工。然而在地下黨
領導下團結起來的工人，再也不怕這些流氓特務了。
工人們挺起了腰板，攥緊了拳頭，準備以眼還眼，以
牙還牙。走狗們一看苗頭不對，個個都像癰了氣的
皮球，耷〔dā〕拉着腦袋溜回去了。

資本家和包工頭看看工人們這樣強硬，再看看
國民黨反動派的軍事物資卸不下來，美國總統輪船
公司的船期又急如星火，不由發了急，打電話到偽水
上警察局，要求武力鎮壓。

這天下午，一陣隆隆的機器聲由遠而近，老孔定

睛一看，一艘裝滿武裝警察的快艇向碼頭駛來，他連忙召集代表商議了對策，並派出幾個積極分子穿插在工人當中，要他們保持鎮定，看代表的面色行動。

快艇一靠岸，就從上面跳下三十多個偽警，個個手拿短槍，還有兩個人扛着兩挺輕機槍。他們一上碼頭立即散開，逼向工人，兩挺輕機槍也架在碼頭門口，氣勢汹汹，樣子十分可惡。

工人們見這陣勢，更加憤怒，手里抓緊扛棒，準備和敵人搏鬥。

偽警官盡量作出目中無人的樣子，歪戴着警帽，橫眉怒目地向全場掃了一眼。然後脖子一揚，冲着工人們問道：“你們放着活不干，要造反不是？”

小高挺身站出來說：“我們工人吃不飽，做不動；又要挨打受罵關監牢。老板只顧自己發財，不顧工人死活。是他們逼着我們罷工的，怎麼說造反？造反的是你們！……”

“誰領導你們罷工的？”

“工會！”

“你們是什麼工會？”

“工会就是工会，外面牌子上写着斗大的字，你还不曾看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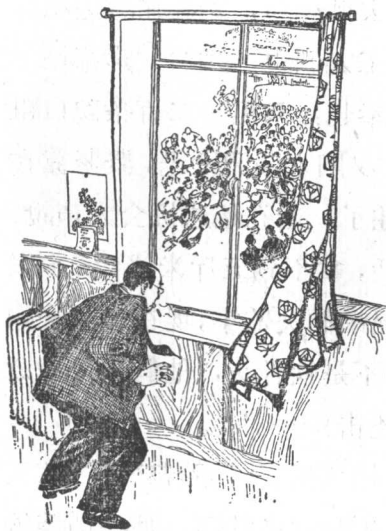
伪警官看到工人们黑压压一片，都神情坚定，秩序井然，吃了一惊，不敢冒然行动。他贼眼睛转了几转，想出了个鬼主意，企图把代表们抓到伪警察局里去。他招呼两个伪警走近小高说：“你们既然是工会领导，就请你们的负责人跟我到局里去说话！”

两个伪警刚要动手去抓小高，老孔在旁边站起来，把手向工人们一扬，工人们也“忽啦”一声都站了起来。他们随手把扛棒举起，只见一二百条碗口粗的、黝黑发亮的扛棒，在夕阳下闪闪发光，紧紧靠在一起，一下子把伪警锁住了。老孔趁这机会大声说：“我们工人干一天牛马活，拿不到五斤米钱，资本家还动不动打人骂人，把兄弟们关监牢，现在又派来狗腿子……兄弟们！我们不是软骨头，他们用什么欺负我们，我们就用什么还击！……”

伪警官被包围在扛棒丛里，吓得脸都变了色。又听老孔义正辞严的话，更是如坐针毡。那些伪警被

隔在外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也不敢輕举妄动。

賈柏馨在写字間里，隔着玻璃窗看见工人們高举着扛棒，把伪警官包围在中間，也不禁心惊肉跳。现在他才知道工人們是不好惹的。他咬了咬牙，罵一声：“这些穷骨头，倒真难对付！……哼！騎驴看唱本，走着瞧吧！”就派了一个小工头跑到现场向小高和伪警官說：“好說好說，不要誤会，請到写字間談談条件吧！”



伪警官一看有人来解围，巴不得就坡下驴；老孔想想既然碼头上同意談判，就跟小高耳語了几句，小高对工人們說：“兄弟們，老板找咱們去談，咱們就談，反正不答应条件，决不复工。”他扭身招呼几个代表和伪警官向写字

間走去。但是老孔知道对敌人斗争要狠，不能麻痹，就轉回身向后面的工人們打一招呼，大家也立刻朝写字間跑去，把写字間围得密密实实。

美国資本家和包工头賈柏馨看看工人們团結得



这样紧，連伪警局也鎮压不住；而軍方、船方又严令催逼，經過一番討价还价，最后只好忍痛答应了工人們提出的全部条件。其中工人工資增加了百分之六十。

罢工取得了胜利，中共地下党組織掌握的“合法”工会，威信更高了，工人們更加团結起来。随着局势的发展，这个碼头的工人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准备着更大规模的斗争。

解放后，美国資本家夹着尾巴逃出了中国大陆，大包工头賈柏馨遭到人民最严厉的鎮压。那間黑洞洞阴森森的小监牢，經翻修后作了儲藏室。每当工人們走过它的跟前，就会勾起血和泪的回忆。这时候，对新社会的幸福感和对美蔣反动派、碼头資本家的仇恨之情，就更加强烈起来。

北 雁 編写

张仁康 插图

“不可忘记阶级斗争”小丛书

資本家的鬼花样	已出版
地主发家的秘密	已出版
碑	已出版
半个銅板	已出版
童工血泪仇	已出版
催命鈴	已出版
黑暗的旧碼頭	已出版
盐工苦	已出版
矿工恨	即出版
百岁衣	即出版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黑暗的旧碼頭

本社編

龔韵文 装帧

书号：社0089(中、高) 开本787×1092毫米1/36 印张14/9 字数20,000

1965年12月第1版 1965年12月第2次印刷 印数90,001—200,000

統一书号：R10024·3169 定价：(4)0.10元